

后汉书

一
函
八
册

宋

魏

太

子

子

賢

注

唐

懷

太

子

子

賢

注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嗜猶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也

子曰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也

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

其志流物謂為物所牽制則其志流若忘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

是以聖人導人

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

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

於直治之於金也填猶植叔末澆訛王道陵缺

謂當春秋之時而猶假仁以功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氣片言

違正則斯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

猶猶舉也音直紙反顯臺顯人也音倪代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

何故皆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

于召陵此齊梁稷氣也又晉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諒之且辭曰汝為惠公來求殺

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聞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

二古之制也陰君之惡平力是親滿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滿次乎此為斯臺解情也並見左傳霸

德既衰狙詐萌起

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反廣雅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

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

蘇秦說趙王曰璧白璧百雙黃金百鎰見史記及戰國策

史記曰楚惠王言莊鳥趙之鄙細人也今仕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

韓子李斯曰韓非

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

韓非詐謀以釣利

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

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

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

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白同是非為

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

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

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紱途

委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數梁同

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謂翼勝薛方郭欽齊謂之類並隱居不應葬召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謂趙萌嚴光周黨尚長之屬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

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婢直之風於斯行矣婢狠也音刑臧反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禮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

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初委反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

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音質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謝承書曰成瑨少修仁義為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還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魯牙境界下

車振威嚴以檢攝之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枯侍貴執不畏法網功曹岑暉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復下詔宗資叔都南陽人眾人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駢陽尚書舉孝廉平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暉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

賈偉節為其冠冠猶首也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名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為公族大夫韓無忌號公族穆子見左氏傳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言

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諄其占

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說文曰訕非也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

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目是正直度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希望也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指揚也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指揚也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指揚也

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

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讓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范滂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所宗仰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

王章爲八廚音皮也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

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植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禰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

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榮疎耽薛敦宋布唐龍羸谷宣褒爲八及刻石立碑共爲部黨

而儉爲之魁碑除地於中爲道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刑創不微宜案並名故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

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

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

暉賊之忿濫入黨中暉音五彌反廣雅曰暉裂也賊音才賜反前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

徒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

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及五屬謂新袁青

功也麻也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祿屬武郡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

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

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

乃大赦黨人誅從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紀綱文章蕩然矣詩大雅蕩蕩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注云

壞之貌也萬壽法度廢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

三十五人其名述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叔傳張邈附呂布傳胡

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宇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

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

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傳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
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種嵩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
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初劉淑曰案文多一又字淑未曾有陳何得言又事皆效驗再遷
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
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卽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傳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時爲太尉

漢官儀曰脩字伯壽

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

亢高唯以同

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

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脩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轉

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懼

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瘡拭血進戰遂微寇斬首二千級

以公事免官

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

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

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

者所羞

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

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

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

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

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

國軒

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同心志糾罰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輪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

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

之寶一爲南面之璽四爲西面之璽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

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曰西面之璽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庫使人各得

其所子西在此奉莊璋使諸侯解忿憚之難交兩國之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

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式以當疆敵提抱鼓以勳百萬之衆使者走湯火蹈白刃出萬死

不願司馬子反在此若懷勸王之餘義復理亂之遺風昭矣也在此惟大國所
梁惠王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

答以四臣珠玉之類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魏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尚有臣十

檀子者使守南城趙人不攻為守者臣有射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攻東海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

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

豈特十二乘哉王不擇而去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薈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

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陳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

奔蒯蒯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其故對曰季文子忠信為吉德盜賊藏為凶德夫莒僕

則其幸哉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去之奔事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

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夫一今膺等投身疆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謫遂令忠臣同愆

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

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

生法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前討蠻荆均吉

石拜為內史臣賈案此言武帝誤也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前討蠻荆均吉

甫之功謂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蠻荆來威禦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蠻荆今特征伐蠻

司有不吐茹之節謂諸夷梁冀弟曼又為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膺著威幽并遠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

旅未派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易解卦象辭也卦坎下震上解坎為險為水水者雨乞原膺等以備

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還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

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

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公羊傳曰

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解見張昔仲尼為

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句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覺責死不旋踵特

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

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廢弛膺獨

持風裁以聲名自高裁音才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蒲州龍門

之屬其能上江海大鰲集體及遺黨事當考實鷹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

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解見取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逮署也帝愈怒遂下鷹等

於黃門北寺獄獄名解見鷹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鷹免歸鄉里居陽

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以朝廷為汙穢也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鷹苟爽恐其名高致禍

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步咤瞻望惟日為歲韓語曰無趨而過庭子曰學詩子曰未也又曰孔子拘拘然者諸人詩曰

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上帝謂天子鼎臣即陳蕃人鬼同謀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

人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夷傷也融明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為日坤為地日

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春秋考異辨曰虹蜺出亂惑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

謂休廢智者見險投以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曰雖置人望內合私願願乏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

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毛萇詩注曰衡門橫木為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

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鷹為長樂少府及陳寶之敗鷹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鄉人謂鷹

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殺其僕晉侯怒謂羊

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違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解何辱命焉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詰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

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願為鷹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誣殺乃慨然曰本謂鷹賢遣子師

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劉放曰案文奪當作脫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鷹子費位至東平相謝承書

初曹操徵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

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傳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周俗志為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

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軌車迹也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寒蟬謂寂然也楚詞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蟬哀實而無聲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力行謂盡力行善也記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仁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傳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手書曰祐宗室用始代有名位少修操行

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爲主簿郡將少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是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爲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

孝廉補尚書侍郎開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爲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昱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昱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

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

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累氣累息也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

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諧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三讓見延陵

高揖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壽餘就除吾子懷遠氏之可卷體富子之如愚名俞並衛大夫論

焉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預有過則仕邦無微妙立通冲而不盈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

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當武子邦無道則愚不可識也又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茂三光

之明未暇以天下爲事何其劬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爲河南

太守四年吏明

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傳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

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途

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邵仲信學春秋圖緯

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

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

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相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

中猶中傷

會九真賊起乃共薦

朗爲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

益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

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僮客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

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爲牛渚所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

著書

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傳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

此門當並門也

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宜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

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

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須髮形入林慮山中

林慮今相州縣

隱匿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

形貌毀瘵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

涅陽縣屬南陽郡

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

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當苟全以庇

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傳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

安衆在今南陽縣西南仍有其名無復實址也

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爲脩武令時太守出自

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傳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澮州鹽山縣南初察孝廉歷慎令員丘長慎縣屬清河南皆以郡守非其人

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

肅自載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旣不隱其謀矣又敢逃

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范滂傳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縣見東漢書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漢書曰光祿四行

議節儉此爲四行也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

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

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版笏也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格正也今成其去就之名

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掾屬舉謠言

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史都督殿上主者大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

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

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

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

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其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

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

朽穀音才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後牢修誣

言鉤黨鉤引也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埋之於

帝帝謂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

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

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繫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

木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

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

見論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

見則排斥其意如何

○劉放曰見則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

○劉放曰案

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

並解桎梏

鄭玄注周禮曰木在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

兩車也尚書曰

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

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為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

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

左傳晉計樂盈之黨殺叔向之弟羊舌肸并四叔何於是祁奚聞之

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

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書曰自功曰伐也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

吳導至縣抱詔書開傳舍伏牀而泣

音知德反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

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曰母曰

仲博孝敬足以供養

仲博滂滂從龍舒君歸黃泉

謝承書曰滂父顯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

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

李杜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

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

前書班固曰振拔藎義生風以鼓動流俗

周易曰鼓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

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慕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

之將廢也與命也

論語

尹勲傳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頌爲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就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傳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

項今陳州項城縣也

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

無怨辜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行不受乃收贄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爲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輪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卽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傳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

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

家世衣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

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顗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傳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

張耳大梁人也高祖立爲趙王

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

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爲東都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

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

殘暴百姓所爲不軌

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過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爲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

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達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

儉得義之半也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

閤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違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入秦爲昭王相昭王乃遺趙

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季布逃亡朱家甘罪季布楚人爲項羽將數客漢王羽敗乃出迎齊聞信陵君是遂自刺趙王持其頭遺秦也

漢陽周氏稅鉗布之魯未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灌而張儉見怒時王

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爲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埋江河區區以一臂障江河用沒其身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岑暉傳

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韓音父豫爲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方音曰暉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

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暉非良家子不肯見暉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

太學受業暉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爾雅

曰董音正也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暉高名請爲功曹又以張牧爲中賊曹吏○劉放曰案文多一瑨委中字吏又當作史

心旺牧襄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願以賂遺中官以此並

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執縱橫暉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旣而遇赦暉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

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暉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

邵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陳翔傳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瑾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傳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賢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習尚書元帝即位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遷昱曰烈君今范吉及弟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魯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尚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傳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興慶縣東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還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逆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怒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壹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爲訟乃原還本郡卒于家

檀敷傳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瑕丘今兗州縣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卽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蒙令

國梁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食也

劉儒傳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陽平故城今魏州平鄉縣郭林宗常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珪璋玉也特珪曰導謝承書曰林宗數儒有珪璋之質終

必為令德之士詩曰察孝廉舉高第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

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寶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傳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新息今豫州縣小民

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就發處而掾吏欲

引南劉敞曰案文吏當作史說處具前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

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

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

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

門不納時人望之望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親也左傳之文也公孝以要君致讎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

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

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顒傳

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鄉故城在今隨州平陽縣東北也少遊學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

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立而訴顒感其義為復讐以頭轂其墓轂音竹歲反及

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汝南

案文問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抵在汝南則無用問字不當云荆蓋指南郡兩字也南郡則屬荆州哀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詩大雅曰于日有胥附于日有先後于日

有奔走子曰有索侮毛其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顯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居者為求援救以注曰論德宣舉曰奔走也

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眾及黨錮解顯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顯之長

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顯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顯以它事為卓所繫

憂憤而卒初顯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

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顯屍而葬之爽之冢傍劉放曰西迎叔父爽案文致顯屍又葬冢傍則爽亦死矣明脫一喪字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礫音歷說文曰礫小石也言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形有善惡也以論彼李膺等

與宦豎不同故相膺疾蘭籍無並消長相傾籍吳卓也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易否卦曰小人道消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老子曰高下相傾也徒恨芳膏煎

灼燈明前書翼勝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董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節

後漢書卷九十七

後漢書卷九十七考證

黨錮傳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注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今孟子無此文

南陽宗資主盡諾。臣世駿按讀者多以唯諾之辭非也此王公守相答箋啟符牒之文如人主之制

杜密傳劉季陵清高士。陵本或作林

魏朗傳中官子弟為相國。諸本同何焯校本文國相

范滂傳君為人臣不推忠國。臣會汾按江寧顧氏本作不惟惟字義長左氏傳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

者是與

以鼓動流俗注周易曰鼓以動之。諸本同臣會汾按易無此文

羊陟傳司隸校尉許永。永毛本作冰監本作水今從宋本

太延傳父豫為南郡太守。豫監本作像從宋本改

